

西山吟·聲聲慢

啼啼笑笑，賈賈甄甄，空空好好了了。

縱餘桃花千樹，嬌音已杳。

風騷還剩多少？君不見，枝頭更俏？

燕去也，二百年，今春歸來最早。

大觀園無恙乎？移歐美，遠涉重洋未老。

漫道鸚兒逞巧，五美高吟，

却讓一（伊）人獨妙。西山何分南北，

悼紅軒，暮暮朝朝。

杜鵑草，行行血，哪個知曉？

紅樓新論

Red-Chamber Dream Expounded
黃龍 著 in a New Light

紅樓新論

Red-chamber Dream Expounded in a New Light

黃龍著

江蘇教育出版社

(苏)新登字第003号

紅樓新論

Red-chamber Dream Expounded in a New Light

黃龍著

責任編輯：徐 棻

出版發行：江蘇教育出版社
(南京中央路165號，郵政編碼：210009)

經銷：江蘇省新華書店

印刷：江蘇華星印刷有限公司
(南京中央路145號，郵政編碼：210009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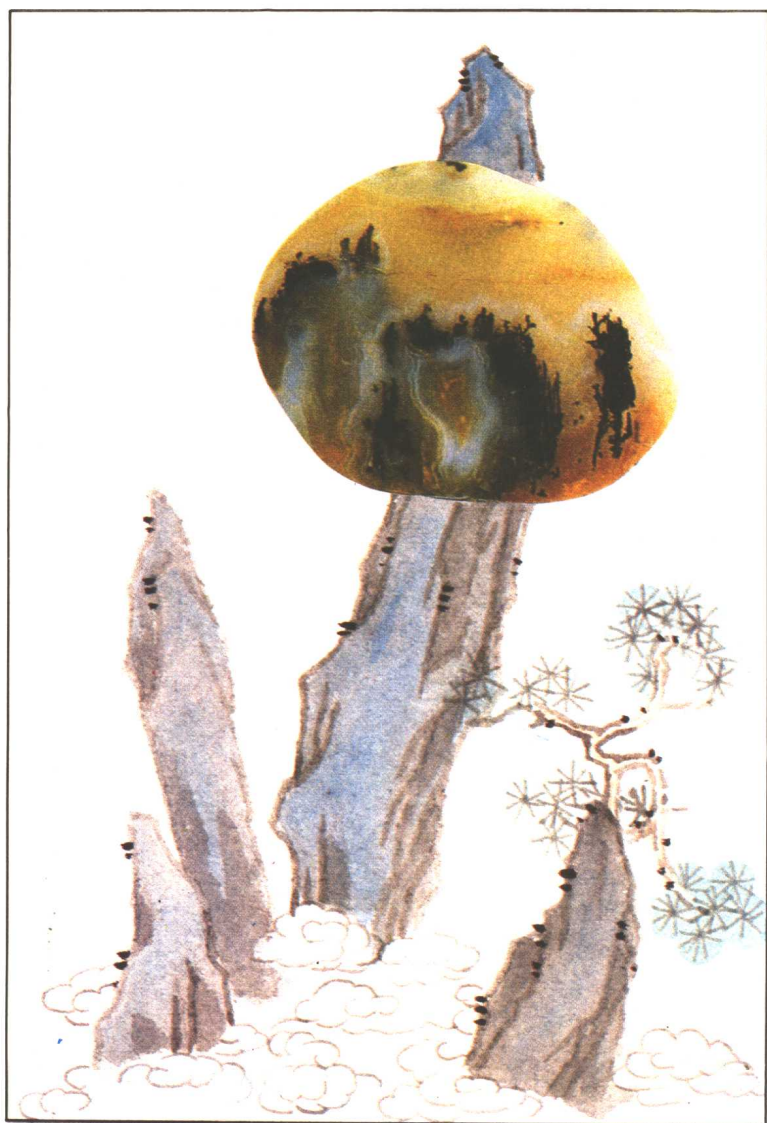
開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張8.75 插頁5 字數205,500
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
印數1—1,000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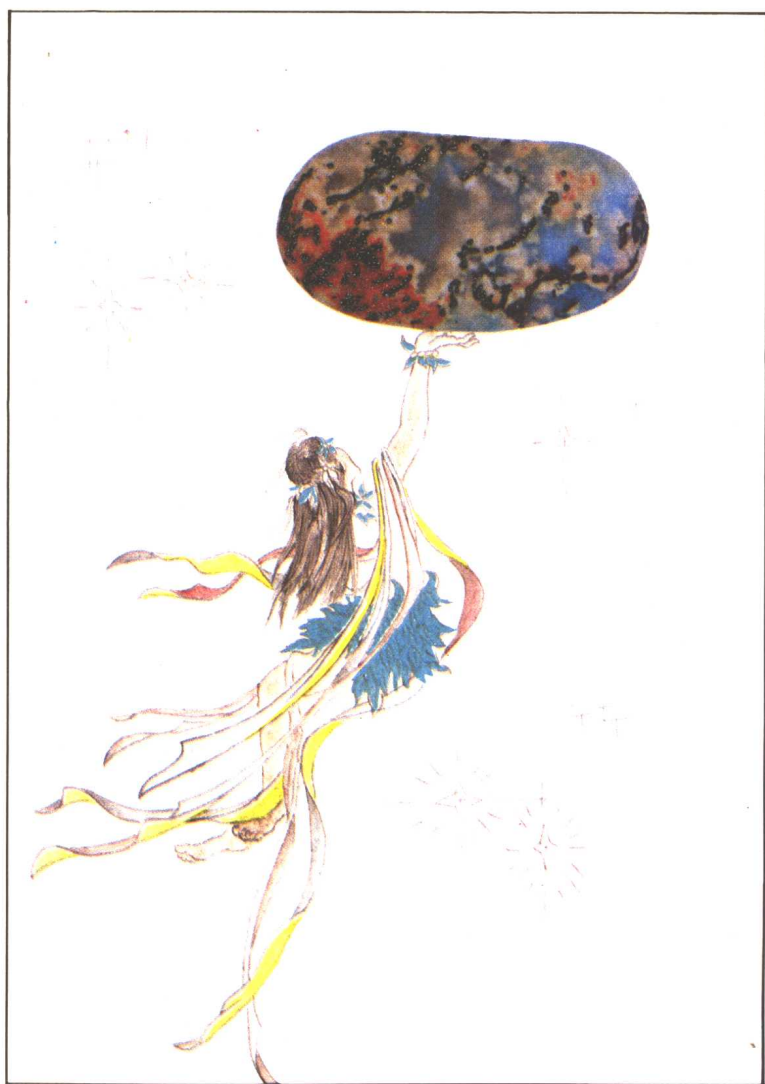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—5343—1878—5

G·1675

定價：9.50圓

江蘇教育版圖書若有印刷裝訂錯誤，可向承印廠調換





序 文

“有誰能解其中味？”是詩淚，非花飲淚。欲將絕句寄東風，不語，無情吹得絮碎。仰天嘯，天也不會，卻朝儂橫眉冷對。不如拋向沁芳閨，飄去，將風流葬與水。”（黃龍：《誰解其中味·杏花天》）紅樓二嬌，曰“詩”曰“淚”。何也？淚中有詩，詩外有淚。始于淚（“一把辛酸淚”）而終於淚（“淚盡而逝”——脂硯齋），起于詩（女媧石上偈語）而訖于詩（《紅樓夢》第七十八回《芙蓉女兒誄》）。《聊齋》縱雅，卻遜五美高吟；《儒林》固諧，終輸三首題帕。建康七步，《三國》添了幾分韻致；憫農四行，《水滸》贏得少許風騷。反觀紅樓，則詩詞縱橫于章節之間，交吟于金釵之口，珠璣畢陳，璘彬滿目，別有一番風流！但租山借水，階柳庭花，多係和淚之作。莎翁曾云：“天才命定必為乞兒，草包反倒衣冠楚楚，金冠屬於行屍走肉。”（《十四行詩》）蓋“高標見嫉”，自古皆然。“鳩鵲惡其高，鷹鷂翻遭罟罟，葦施妒其臭，茝蘭竟被芟菹！”是以“韻吐呻吟”，“恨比長沙”。莎曹所云，如出一桴，異曲同工，豈是偶筆？“借來硯田苦耕耘，任他風雨任他晴。縱有《霓裳羽衣曲》，誰聽？半簞半毀誤平生。為書憔悴黃葉村，誰問？京華冠蓋避相親。一簞食來一瓢飲，誰信？‘洛陽紙貴’無問津。”（黃龍：《為書憔悴黃葉村·定風波》）敦誠“掩卷哭曹侯”，良有以也！彼為曹侯哭，實亦為天下才人哭。絳珠還淚事蹊蹺，為誰暗灑為誰拋？自古才人亦薄命，豈獨紅顏懼風刀？若云《紅樓夢》為《才子淚》，洵非虛語。芹圃揮淚吟贈，安忍卻此文緣？書前導以序詩，未敢附其風雅。至於大觀園借芳豐澤園，《桃花行》掠美《桃花扇》，《葬花辭》神追《落花詩》等，則“閨苑仙葩”，恣君吮芳茹翠，

醉魄銷魂。

昔日曹寅設書局于維揚，銘今刻古，採盡芳薇，“四方之士多歸之”。（程廷祚：《清溪文集》）今日教育出版社紅海探驪，不遺餘珠，功侔棟宇，猗歟休哉！

天下第一軒主人

黃 龍

壬申年九月

序 詞

溫庭筠《蔡中郎墳》詩云：“今日愛才非昔日，莫拋心力作詞人。”我雖已拋心力，敢望叨人之愛？願以詩詞爲序，足以品紅、悼紅，附麗“五美”（“幽淑女悲題五美吟”），故有是作。序詩僅述其舉筆大者：抒其膈臆，詮其姓字，稽其家世，考其年紀，溯其文源，詠其閨英，輓其結局，最終歸於治“紅”之道。“詞”簡意賅，一斑全豹。

同是紅樓夢裏人

調寄憶王孫

經年病樹一身簾，道是呻吟還賦吟，徒羨千山萬木春。莫相輕，同是紅樓夢裏人。

註：（1）“經年病樹一身簾。”“一身簾”暗喻纏累。

（2）“徒羨千山萬木春。”見劉禹錫詩：“沉舟側畔千帆過，病樹前頭萬木春。”

天下紅樓共一家

調寄憶王孫

獨邀天寵是中華，佔盡風流不自誇，四海紅樓共一家。孰無瑕，煮豆稱雄何足嘉？

註：“煮豆。”見曹植《七步詩》：“煮豆燃豆其，漉豉以爲汁。其在釜下燃，豆在釜中泣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？”“煮豆稱雄”暗喻互相攻訐，貶人褒己。

琢腎雕肝悟紅樓

調寄憶王孫

軒然紅海起風波，此日紅樓新悟多，琢腎雕肝孰與侔？莫迴眸，千載鉛華原一梭！

註：(1)“軒然紅海起風波。”近年來紅壇舌戰頻仍，戈甲鮮明，是非功罪，誰與評說？但求多有新悟，不囿一說，則近乎持平矣！

(2)“琢腎雕肝。”韓愈詩《贈崔立之評事》：“勸君韜養待徵招，不用雕琢愁肝腎。”歐陽修詩《答聖俞莫飲酒》：“朝吟搖頭暮蹙眉，雕肝琢腎聞退之。”

(3)“千載鉛華原一梭。”趙德麟《侯鯖錄》卷二：“織鳥，日也，往來如梭之織。”

當年地陷東南日 正是紅樓初演時

調寄憶王孫

風流自古數閭門，地陷東南姑蘇城，從此紅樓天下聞。一情僧，半是神仙半是人。

註：“風流自古數閭門，地陷東南姑蘇城。”見《紅樓夢》（以下簡稱《紅》）第一回：“按那石上書云：當日地陷東南，這東南有個姑蘇城，城中閭門，那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。”索隱探微，便知當年江蘇東南部姑蘇一帶曾屢次發生地震。經查地震史，從1554年到1731年，蘇州、吳縣、崑山分別發生過15次、17次、3次地震。（《中國地震資料年表》上冊，科學出版社，1959年。）1731年1月9日，蘇州、吳縣地震（分別載於《同治蘇州府誌》及《民國吳縣誌》），同日酉時崑山地震。（《道光光緒崑山縣誌》）1731年11月崑山又發生地震（《光緒崑山新續誌》）。

江蘇崑山抄南地近蘇州。該地於1731年1月9日與蘇州、吳縣同時發生地震。又於同年11月發生一次五級地震。1731年是雍正九年。雍正六年，曹頌被革職，曹雪芹時年11歲，寶玉11歲，黛玉10歲。（余巷：《曹雪芹》，載於《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》第四輯，人民出版社，1978年。）翻開《紅樓夢》，第一個具體地點是江蘇“東南”的“姑蘇”，第一個具體人物是姑蘇的甄士隱，故事又發生於“地陷”之年，即曹家被抄之後三年左右，其中妙處，實難言宣！

泥 芹 雪 芽

調寄憶王孫

東坡曾自比“泥芹”，圃裏雪芽有宿根，泥自污邪“芽”自清。霑誰恩？一片春暉寸草心。

註：(1)“東坡曾自比‘泥芹’。”《詩經·魯頌·泮水》：“思樂泮水，薄採其芹。”《紅樓夢》中所云：“新綠漲添浣葛處，好芸香護採芹人”，即典出於此。蘇軾《東坡八首》自序云：“余至黃州二年，日以困匱，故人馬正卿哀餘乏食，爲於郡中請故營地數十畝，使得躬耕其中。地既久荒，爲茨棘瓦礫之場，而歲又大旱，墾闢之勞，筋力殆盡，釋耒而嘆，乃作是詩，自愍其勤。庶幾來歲之人，以充其勞焉。”其中第三首爲：“自昔有微泉，來從遠嶺背，穿城過聚落，流惡壯蓬艾。去爲柯氏陂，十畝魚蝦會。歲旱泉亦竭，枯萍粘破塊。昨夜南山雲，雨到一犁外。泫然尋故瀆，知我理荒蕪。泥芹有宿根，一寸嗟獨在。雪芽何時動，春鳩行可贍。”雪芹又名芹圃，與此亦有內在聯繫。

(2)“霑誰恩？”曹宣名源自《書經》：“夙夜惟寅，直哉惟清。”曹宣名源自《詩經》《大雅》中之《桑柔》：“秉心宣猶。”曹霑（曹雪芹）名源自《詩經·小雅》中之《信南山》：“益之以膠鬲，既優既渥，既霑既足。”楊雄《長楊賦》：“仁霑而恩洽。”《後漢書·張酺傳》：“賞賜殊特，莫不霑洽。”唐李邕《淄州刺史謝上表》：“雨露深仁，霑及於蕭文。”曹頤在雍正二年五月初六日《報晴雨摺》中云：“連得大雨，淋漓霑霑，……人心慰悅，太平無事。”“芹圃”喜得甘霑，豈非仰霑“天恩”？（《紅》第一回：“所賴天恩祖德。”）然而，曹

雪芹究需誰恩？舉家受禍，“天恩”真在？所圖報者唯“春暉”耳。
孟郊《游子吟》：“誰言寸草心，報得三春暉？”“寸草”正與“雪芹”
暗相契合。

雪芹罵曹

調寄清平樂

彌衡擊鼓，一擊定千古。任是梟雄也悚骨，此鼓聲殘
誰續？清風翻閱紅樓，筆誅犀似《春秋》。莫道雪芹忘
祖，曹嵩原姓夏侯！

註：(1)“彌衡擊鼓”。彌衡，字正平。工於筆墨，恃才傲物，曹操慕名召之，
拒而不往。後操強使爲鼓吏，欲於宴中辱彌，彌反而當衆“擊鼓
罵曹”。操爲顯示其雅量，當時並未加罪，乃轉送荊州劉表，欲
借表“刀”殺之。表對彌亦不滿，又轉送江夏太守黃祖，祖氣量
褊狹，不能容物，乃借故殺之。

(2)“莫道雪芹忘祖，曹嵩原姓夏侯。”《三國演義》中有個彌衡擊鼓罵
曹（操），《紅樓夢》中也有個賈雨村託詞罵曹（操）。請看：“天地
生人，除大仁大惡，餘者皆無大異；若大仁者皆應運而生，大惡
者則應劫而生，運生世治，劫生世危。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、
召、孔、孟、董、韓、周、程、朱、張，皆應運而生者；蚩尤、共工，桀、
紂、始皇、王莽、曹操、桓溫、安祿山、秦檜等，皆應劫而生者。”
（《紅》第二回）曹雪芹將曹操比擬秦檜，斥之爲“殘忍乖僻”，“擾
亂天下”之“大惡”，較之彌衡罵曹，尤有甚焉！

雪芹罵曹，是否爲“數典忘祖”？問題關鍵是：曹操是否爲曹雪
芹之遠祖？須知封建社會修譜，“妄想依附”，以郡望自矜。連朱

元璋亦“欲祖朱文公”。（呂毖：《明朝小史》）杜甫亦曾筆譽曹霸爲“將軍魏武之子孫”。（曹霸：《將軍引》）敦誠《寄懷曹雪芹》詩云：“少陵昔贈曹將軍，曾曰魏武之子孫。君又無乃將軍後，於今環堵蓬蒿屯。揚州舊夢久已覺，且著臨邛犢鼻褌。”此詩亦謂雪芹之遠祖爲曹操。明清曹姓多以遠紹魏武（曹操）爲榮，紅學家中亦有持此觀點者。

但據考證，曹操之父曹嵩，原姓夏侯，乃宦官曹騰之養子，故襲曹姓。《御覽·曹瞞傳》云：“嵩，夏侯氏之子，夏侯惇之叔父，操於惇爲從父兄弟。”《三國誌·魏武帝紀註》：“嵩，夏侯惇之叔父，太祖於惇，爲從父兄弟。”陳琳於《爲袁紹檄豫州》中，貶斥曹嵩乃“乞匄攜養”，而曹操則是“贅闖遺醜”。孫權致浩周札中云：“今子當人侍，而未有妃耦，昔君念之，以爲宜上連綴宗室，若夏侯氏。”顯然是將曹魏宗室歸屬於夏侯。據此，可知曹操并非雪芹之“遠祖”，雪芹亦未受其蔭庇，豈能誣之爲“數典忘祖”？

棟亭烟雨入紅樓

調寄一叢花

太虛幻境總鴻蒙，潑墨一般濃。風流文采群芳薈，省親日，別墅相逢。名庵二翠，紅梅並妍，嬌色古今同。鳥愁花恨幾時窮？艷骨葬東風。稻香拂處棗香美，樓外村蹊一徑通。瘦竹棟亭，嬌嬈如繡，盡入紅樓中！

註：（1）“太虛幻境”。《紅》第五回：“賈寶玉神游太虛境。”源自曹寅《墨蘭歌》：“太虛游刃不見紙。”

（2）“鴻蒙”。《紅》第五回：“開闢鴻蒙，誰爲情種？”源自曹寅《游仙詩

目 錄

序 文

序 詞

- 第一章 溫舊夢 秦淮得芳卿…………… 1
——雪芹南游留鴻爪
- 第二章 尋詩路 繫馬臺城柳…………… 32
——高鶯續紅訪金陵
- 第三章 曹棟亭 犀通孔雲亭…………… 40
——《桃花扇》風入紅樓
- 第四章 曹雪芹 神交唐伯虎…………… 54
——《落花詩》與《葬花辭》
- 第五章 悟玄機 道外還有道…………… 102
——教士涉足大觀園
- 第六章 大觀園 借芳豐澤園…………… 138
——御稻種生胭脂米
- 第七章 筆如椽 詩膽真如鐵…………… 151
——大觀園驚呼“奴變”
- 第八章 秉懿旨 錯點鴛鴦譜…………… 163
——金玉緣終屬皇商

附 錄

(一) 紅樓吟	179
(二) 《紅樓夢》英譯與評著	197
(三) 國際紅壇論戰	224

第一章 溫舊夢 秦淮得芳卿

——雪芹南游留鴻爪

折得秦淮欲悴花

調寄南鄉子

江南有甄家，白下風流數最佳。三代衣冠爭錦繡，堪嘉，五美高吟奪芳華。弄此日枇杷，勾起紅樓舊琵琶。夢裏又聞十八拍，胡笳，折得秦淮欲悴花。

註：(1)“三代衣冠”。指曹家三代(曹璽，曹寅，曹頤，曹頤)連任江寧織造。

(2)“五美高吟奪芳華。”指《紅》第六十四回：“幽淑女悲題五美吟。”

(3)“勾起紅樓舊琵琶，夢裏又聞十八拍，胡笳……”曹寅曾撰《後琵琶》(其中包括“胡笳十八拍”)，并由家蓄之優伶演唱。在《紅樓夢》中亦曾點過《續琵琶》中之“胡笳十八拍”一戲。《後琵琶》中之“後”與《續琵琶》中之“續”，詞異義同。

(4)“秦淮欲悴花。”指曹雪芹之續弦“芳卿”。芳卿原係曹府侍女，後淪落秦淮，豈非“欲悴之花”？

紅樓夢裏舊相識

調寄蘇幕遮

胭脂凝，秋水赤，撩起曉鬟，一片鏡中碧。仙子絳珠安可比？既乏冰肌，又少酥瑩臂。逗春眉，撥倩思，弄盡芳癡，花國誰堪媲？誰料秦淮一佳麗，竟是紅樓，夢裏舊相識！

註：“紅樓夢裏舊相識。”指雪芹南游秦淮，偶遇昔日婢女“芳卿”。

敦敏於乾隆二十五年秋，曾撰《芹圃曹君（霑）別來已一載餘矣，偶過明君（琳）養石軒隔院聞高談聲疑是曹君，急就相訪，驚喜意外，因呼酒話舊事，感成長句》詩：

可知野鶴在鷄羣，隔院驚呼意倍殷。

雅識我慚褚太傅，高談君是孟參軍。

秦淮舊夢人猶在，燕市悲歌酒易醺。

忽漫相逢頻把袂，年來聚散感浮雲。

上詩題云：“別來已一載餘矣”，繼而又云：“秦淮舊夢人猶在”，將兩者聯繫起來看，可知雪芹確曾回過南京。據說雪芹去寧，路過揚州、鎮江。舟過瓜洲時，天氣遽變，被迫停航，暫旅州鎮。該鎮有大戶沈姓者，延雪芹至其家，殷勤款待，視為嘉賓。雪芹感其厚誼，乃繪天官圖以贈。據推算，應於乾隆二十四年秋離北京赴寧，二十五年秋由寧返京，偶遇敦敏。雪芹應兩江總督尹繼善之請，入其幕府供職。一年後辭職北返。

發人深省的是，《紅樓夢》第二十二回中曾引用《南華經》：“巧